

# 宽厚仁爱数杨绛

□章中林

杨绛先生登仙了,但是世人却不安静了,为了她的毁誉争论不休。对这样的争论,我是没有多少兴致的,因为先生自己都说“不争”了,我们又争什么呢?我也学着先生的不争,静静地看着有关先生的纪念文章,其中有三件小事让我感受到了先生高尚人格的一个方面:待人宽厚,重情重义。

前些年,《环球时报》刊发一篇关于杨绛和钱钟书文章的时候,因为编辑的疏漏,出现了几个不该有的错别字。杨绛发现后,当即向报社指了出来。报社的反应也很迅速,当即给予责任编辑以罚款处理。当胡真才把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告诉杨绛的时候,她呆了半晌,非常惊讶地说:“我这不是害了那个小编辑!”当听到胡真才说,这只是惩戒一下编辑,没有什么事,杨绛才放下心来,而当时她那愧疚吃惊的表情却深深烙进了胡真才的脑海里。

一个人眼睛里容不得沙

子,却又怀着慈悲之心待人,不希望自己的较真影响了别人的生活,这不是一种善于体察人心的慈悲胸怀吗?

王瑞负责编辑了杨绛译本的《堂吉珂德》和《杨绛文集》,并为了她的作品版权问题四处奔波。等到出版《杨绛全集》的时候,她已经退了休。按照一般的情况,这次怎么也轮不到王瑞了,但是杨绛就是杨绛,她就只认王瑞。出版社最后只能妥协,把王瑞再次请出了山。

一个人不忘旧情,心中始终记着他的好,并给予他绝对的信任。这样的重情重义,谁会不为之感动得涕泪横流呢?

最能反映杨绛先生这种品质的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她从西班牙文翻译的《堂吉珂德》。那时,杨绛译本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译本,还获得了西班牙政府授予的嘉奖勋章。这应该是对这本书最大程度的肯定,但是当时的社会上却一度刮起了对这本书的批评之风。开始,只是文字批判,一个雄壮无比的女汉子怎么能说成“胸上长

“我见到她之前,  
从未想到要结婚;  
我娶了她几十年,  
从未后悔娶她。”

——钱钟书

毛”,明显误译;后来,更有人站起来抨击她的译本“任意删节”,并把它斥为翻译的“反面教材”。

《译林》杂志创办人李景瑞先生为此鸣不平,多次打电话向杨绛求证。杨绛开始的时候叫他去辩解,在多次征询之后,她才写了一封信作为答复。信的大意是:译成“胸上长毛”,是考虑到作者对这个人物带有调侃的语气;至于译本字数比别人少,是参照了唐朝刘知己对文字的“点烦”,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,删去了赘文。

李景瑞据此发表了一篇

《学术批评切忌扣帽子》来为杨绛辩解;随后,多位翻译家站出来对杨绛表示支持。这把火一烧,这场争论似乎有了扩大之势,但是却被杨绛先生浇灭了。

她突然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了《不要小题大做》一文。文中,她承认自己是自学的西班牙文。一方面说明这是李景瑞透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,自己不为自己辩护,另一方面欢迎大家对译文的错误提出批评,但希望不要再为此事争论。杨绛如此的高姿态,之后果然再也没有人为此事做文章了。

后来,李景瑞去看望杨绛先生的时候,她说,在论战中还有自己的西班牙语老师,她不希望因自己而伤害到任何一个人。

一个人既有着自己的原则性,也有着自己鲜明的态度,却又悲天悯人,为每个人着想,不愿意因为自己而伤及到众多的人,这是一句淡泊宁静、与世无争就能解释了的吗?

杨绛先生虽然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,但是她为学、为人的原则和态度,不都是我们的道德高标吗?我想,这一点是每一个人都要去仰视,去学习的,不是吗?

## 父亲的位置

□熊燕

去同学家吃饭,四方桌,八双筷。我数了数屋里的人,不多不少,八个人。不对,漏掉一个人,虽然此时他不在场。看着同学将饭菜摆好,招呼我们吃饭,我轻声问:“你爸爸呢?”

“哦,他呀,此时还在预制板厂给预制板浇水呢。”

“我们不等他?”

“不用等,我们每次都不等的,他烧完水自然会回来吃饭。”

我看了看餐桌上两个端起菜碗将菜往自己碗里扒的孩子,说:“要不要给他留点菜?”

“不用了,他回来后剩什么吃什么,习惯了。”

我皱了皱眉:“要是有什么菜都不剩下呢?”

“那也没什么。”

同学轻描淡写,并给我讲一个笑话,说有一次他父亲劳作回来,只看到电饭锅里的饭,却看不到餐桌上的菜,端着白米饭转了一圈,看到孙子在煤炉上将小干鱼烤熟给小猫吃,便问孙子要了一条小干鱼,边吃边眉眼笑咪咪:“好吃,想不到小鱼儿烤着这么香,难怪小猫爱吃。”

同学说完大家一齐哄堂大笑,我却是伤感得眼泪都快溢出来了。

我想起了一个远房伯父,一生育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,年纪轻轻便满头白发,为了一家七张嘴的吃喝,每天天不亮起床,天全黑还在户外劳作。不到六十岁,因为生活的劳累,好看的国字脸上布满皱纹。

后来,儿子纷纷娶妻生子,女儿也有了中意对象,家中的餐桌上更热闹,可是,每到用餐时间大家都会忽略一个人。有时候,大家正吃着,



远远看到田坎上走来一个人,会顺便喊一声:“爸,吃饭了。”

但等到伯父应声来到厨房,餐桌上没有人给他准备碗筷,餐桌旁没有人给他准备小凳。伯父自己进厨柜拿了碗筷,盛了饭,再回到餐桌旁,菜已少得可怜。好不容易挤在人群中夹一筷菜来到院中站在露天下吃下半碗,再回过头准备夹第二筷菜,菜碗却已见底。

有一次伯父到我家找父亲商量事情。看到饭菜都摆好,可是我们几姊妹却迟迟不上桌,他很奇怪:“怎么饭菜做好了,却不吃饭?”我们笑:“父亲还没回来呢。”

伯父又问:“你们每次都等你父亲回来了再一齐吃饭?”我们答:“当然。”伯父说:“如果你们的父亲回来很晚呢?”我们说:“多晚都等。”然后,我们蹦跳着走开了。

现在伯父家的餐桌上彻底没了他的位置,他因劳累过度,营养不良,加上脑溢血去世十多年了。

在每个人的心中,父亲是山,是钢,是铁。无论生活有多大的压力都不会倒下,无论为家付出多少都心甘情愿,无论家人怎么忽视都无

怨无悔。

父亲像神一样地守护在家中。我们渴了,他是水。饿了,他是粮食。累了,他是依靠。有苦,他不说。有痛,他不喊。他从来不挑食,从来不计较。给他留下多少,他就吃多少。什么也不留,他也只是笑笑。从水缸中舀一瓢水充饥。如果一同出门,他总是背负重荷的那一个。如果一同乘车,他总是坐在最边缘的那一个。如果少一个座位,他总是站着的那一个。如果家中只有一台空调,他总是被挤在空调房之外的那一个。

他从不在家中为自己特意设一个位置,可是却将家人熨帖地放在心中每一个合适的位置。

父亲其实不是山,不是钢,也不是铁。他是肉体凡胎,他是奶奶的手中宝,是奶奶的心肝宝贝。离开父亲这个角色,他也是需要爱,需要呵护,需要温暖的那一个。并不能因为他能承受,我们就忽视。

忽视,是一种伤害。他是我们最亲的人,是为我们付出一切的人。我们不应该忽视,我们应该用爱的温暖,让父亲眉眼的笑在褶皱处轻轻荡漾开来……

## 小刀面

□吴辰

镇上的小刀面乃本地有名的风味,少年时候,我和奶奶经常去吃。最爱光顾的一家面摊在马路边,交通十分便利。老板是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妻,原先在老街开店,做了几十年,后来响应政府号召,来到了新街发展。

无论和面、刀工,还是煮面、配料都能考验小刀面师傅的技艺。男老板藕师傅是真的厉害。他握一把小刀面,丢进汤锅里过一下,捞起来的面条是熟而不烂、根根分明,还散发出半透明的浅黄色质感,让人见了便有食欲。藕师傅将面条倒进放有少许油盐的海碗里,浇入清汤,撒上小葱,赋予了海碗灵魂。

与腥膻的红烧牛肉面、鲜辣的青椒肉丝面、咸香的北京杂酱面比起来,这小刀面算是清淡的了,但尝起来却是别有一番风味,让人难以忘怀——滑,面条毫无阻碍地滑过双唇,滑进嘴里;嫩,似乎一碰到牙齿面条便自行断裂了,爽口之至;鲜,麦子的原味被清汤逼了出来,它与油盐味、葱香味交织在一起,简练却不简单,真是鲜美无比……

藕老板的小刀面里有藕的简朴之味,不易。

那些年我常和奶奶坐三轮车去镇上买菜,买完菜就在这店里好好地吃上一顿。那时的日子恬淡、自在,我和奶奶呼味呼味吃面的时候,屋外的香樟树在阳光和风里静如处子。

许久未吃小刀面了,前日专程驾车前往,却发现门面早已改成了童装店,一打听才知是藕老板的女儿生了,老两口去邻市照顾外孙去了。可惜了好手艺。

情爱敌不过胃,胃敌不过亲情。

## 开镰忙种

□王炳章

儿童节,芒种,端午  
青蛙在“二五一十”中蹦哒着日子  
这个把节气跟节日搞乱的家伙!

桑椹,樱桃还在散漫中抒情  
镰刀便提前分割金黄  
艾香,菖蒲  
似烟非雾

风雨端阳,一曲《离骚》  
天空不再晴朗  
“民以食为天”  
我只能在金黄的质地中  
捕捉到时光的倒影

楚江依然浩浩荡荡  
一杯雄黄酒  
以升腾的方式,为昨天  
饯行

## 写给父亲

□周家海

父亲睡着了  
现在还在睡  
他在我的思念和睡梦里才醒  
才会一往情深地注视着我  
并且絮絮叨叨地  
一直叙说个不停

父亲来看我  
现在还在看  
分别十几年  
父亲居然还是老样子  
他用异常沉静的目光  
直视着我的眼睛和内心

天还没亮透  
父亲居然就说他要走  
他说他要到故乡去走走  
累了就上坟地睡个好觉  
我本想竭尽全力挽留  
却蓦地被他所说的话遽然惊醒……